六月三伏洗晒忙——从翻经会谈古代中国妇女的地位

◎ 殷登国

六月里，天气开始热了，古人称为“伏天”，伏是隐藏的意思，要人们小心伏避盛暑。

适宜晒洗的天候

伏天虽热，烈日艳阳却也是人们洗洗晒晒的最好时机；因为过了五月漫长的梅雨季节，衣物多多少少会受了潮气，需要挑一个大太阳的天气，好好晒晒，衣物才不会霉烂损坏；六月以后，天气变热，厚棉袄、厚皮衣也不需要再穿，可以收进衣箱里了，在进箱前也需要晒一晒，以防生霉生蛀。

俗信在六月六日这天，洗洗晒晒，就可长保衣物干净，不潮不蠹，于是六月初六俨然成了中国人的“洗晒节”。朝廷官家在六月初六曝晒仪仗銮舆（皇帝、皇后出巡前导的华盖、立瓜、障扇、羽葆……）、列圣实录、御制文集等图书，北京替皇家管大象的象奴也在这天给大象洗澡；丛林寺庙中的僧侣，也搬出了经书佛典来翻晒，一般人家更忙着晾晒衣物，洗头洗澡，连饲养的猫狗，也都要牵到河边去洗一洗。

曝书逸趣的典故

最早，人们是在农历的七月七日洗晒衣物，而非六月六日。汉人崔寔《四民月令》上说：“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，不蠹。”可见汉朝时，人们已有在七月初七晒东西以防蛀的俗信了。

晋朝时，有两个脍炙人口的故事，也说明了人们在七月初七晒东西。

一个故事是书生郝隆的“曝书逸趣”。郝隆是个饱学之士。七月初七这天，人们都忙着晒衣物，郝隆却解开衣襟，躺在院子里晒肚皮。那时还不流行日光浴，邻人见郝隆赤身袒腹让烈日艳阳烤晒，讶问他发什么神经？郝隆睁开眼睛，懒洋洋地答了三个字：“我晒书。”好神气呐！晒他肚子里饱读的经书。

另一个故事是《世说新语》上的，说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，家里很穷，七月七日这天，邻近的阮氏族人都把纱罗锦绮从衣箱里取出晾晒，也防蠹、也显阔；只有阮籍在竹竿上挂了一件打了补钉的大布犊鼻裤，真是寒酸到家。人家问他：“这玩意儿，你也好意思拿出来晒？”阮籍酸溜溜地回答说：“未能免俗，聊复尔尔。”

这些故事和记载，都说明在古时候，人们是挑七月初七这天来晒衣物的。但是魏晋南北朝以后，七月初七在人们心目中，更是牛郎织女一年一会的佳节，随着“乞巧节”的日益重要，七月七日晒衣物的旧俗便渐渐被人们省略了。

但是挑三伏大热天洗晒衣物之举，仍因有实际的需要而未废止，只不过改个更恰当的日子而已——人们改在更热的六月六日这天洗洗晒晒。

而这种转变在明朝以后日益明显，明、清之世，人们全都在六月初六这天大举清洗晒衣物，蔚为风俗。当时的典籍里，关于此事的记载也颇多。

民间晒洗的轶闻

明中叶人沈德符在记载明神宗万历年间掌故轶闻的巨著《万历野获编》一书卷二十四上说：“六月六日本非令节，但内府皇史宬（藏书库名）晒曝列圣实录、列圣御制文集诸大函，则每岁故事也。至于时俗，妇女多于是日沐发，谓沐之则不腊（油腻）不垢，至于猫犬之属，亦俾浴于河。京师象只皆用其日洗于郭外之水滨，一年惟此一度，因相交感，牝仰牡俯，一切如人，嬉于波浪中……”

晚明人刘侗，在其《帝京景物略》一书上也说：“六月六日，晒銮驾，民间亦晒其衣物，老儒破书，贫女敝缊，反复勤日光，晡乃收。”

清朝时，关于六月六日洗晒人畜衣物的记载就更多了；像清初人潘荣陛《帝京岁时纪胜》上说：“内府銮驾库、皇